

中国驻外记者文丛

主编 高秋福

突发事件目击记

主 编 陆郝庆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突发事件目击记/陆郝庆主编 . -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

(中国驻外记者文丛/高秋福主编)

ISBN 7-5011-4274-2

I . 突… II . 陆… III .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政治事件－世界 IV .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861 号

突发事件目击记

主编 陆郝庆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 经 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625 印张 插页 2 张 284,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274-2/G·1571 定价：22.00 元

中国驻外记者文丛编委会

主任：高秋福

副主任：马胜荣 欧玉成

委员：高秋福 马胜荣 薛永兴

王树柏 王宗引 夏海涛

谢 刚 邱永生 欧玉成

冯建伟 陆郝庆 崔士箎

王天瑞 刘万祥 薛 群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14日“因病辞职”，1971年因心脏病去世。图为由黑白两色大理石拼成的赫鲁晓夫墓碑，寓意对他一生的评价。(新华社)



柏林墙始建于1961年8月13日，完全建在民主德国领土上，墙后是数十米宽的开阔地，然后是设置了重重防坦克桩、铁丝网、岗楼、警犬等地带，巡逻用公路，极难偷越。图为当时的柏林墙，图中交叉的三角是用铁轨制成的防坦克桩。(夏治鸿摄)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宣布公民可不经批准前往西柏林和西德，柏林墙开放。图为当地居民和旅游者用大锤砸墙块，以留作纪念。柏林墙千疮百孔，后被拆毁、倒塌。(夏治鸿摄)





1993年7月23日，美无理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载有两类“化学武器前体”运往伊朗。“银河号”货轮在阿曼湾公海受到美军舰和直升飞机的骚扰、跟踪。“银河号”被迫在沙特阿拉伯达曼港接受检查。图为经过反复检查，于1993年9月4日，中国、沙特代表及美国顾问签署检查报告，确认“银河号”未载“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陈文如摄)



1964年10月巴西当局对中国记者王唯真等九人无理逮捕、严刑拷打。图为巴西著名律师平托在法庭上为王唯真等人辩护、伸张正义，以及王唯真同志在法庭上。(王唯真提供)





1981年10月6日上午11时，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开罗胜利广场检阅盛大的阅兵式时，突然从经过主席台前的炮车上跳下一名刺客，用冲锋枪向检阅台猛烈射击，萨达特遇刺身亡。上图为检阅台前的混乱场面，下图中间端枪奔跑者为刺客。(于小平摄)





1996年12月17日，秘鲁城市游击队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组织袭击了日本大使馆邸，将数百名出席宴会的要人扣为人质。1997年4月22日，秘鲁军警突击队发起突击，击毙了所有企图顽抗的武装分子，经几批释放后余下的72名人质除1人不幸身亡外全部获救，从而最终解决了持续126天的人质危机。图为秘鲁军警正在解救人质。(新华社)



序

郭超人

从新中国第一批“红色记者”迈出国门，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今天，中国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驻了文字与摄影记者。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从不同的侧面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风云变幻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国驻外记者文丛》就是这个历史进程的记录汇编。

翻开这一页页《文丛》，人们可以透过历史的烟云看到，中国驻外记者既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传播者，又是我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在标志着第三世界团结奋起的万隆会议上，他们率先将我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传播于世。为此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永远缅怀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血案中罹难的五位中国记者。在谱写国际关系新篇章的乒乓外交中，我们的记者自始至终是目击者和参与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庄严神圣的时刻令记者铭心刻骨。这些往事在记者的笔下依然熠熠生辉，给人以鼓舞和启迪。

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说，文学就是人学。其实，新闻学何尝不是人学！采访和报道当代的新闻人物是新闻记者的重要职责。《文丛》用较大的篇幅对当代著名的政

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作了精彩和独到的描述。他们有的历经坎坷，仍矢志不渝；有的热爱生命，讴歌光明，在他们身上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有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也有的人违背潮流，昙花一现，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他们的经历从反面令人警醒和思索。

《文丛》中有一个分册，叙述了记者在跟随我国三代领导人出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勾勒出我国领导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风采，他们为世界和平，促进社会进步和增进人民友好合作所作的突出贡献，以及作为政治家的个人魅力。

这部《文丛》在描绘世界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国驻外记者自身的成长过程和良好的精神风貌。他们中有些是耄耋之年的前辈，当年就是通过他们的报道，我了解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大事；有些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后生，为上前线采访曾一次次来我办公室请缨。有人说，记者应该是这样的一些人，别人把你从大门赶出去，你又从窗口跳进来。正是这样。为了发展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和沟通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他们三上山城拉巴斯，五进中非的布隆迪。像将士一样，他们在出征之际，都暗暗立下“马革裹尸”的壮志，有人受过伤、流过血、受过围困，甚至惨遭关押。他们远离祖国亲人，时常在人地两疏的环境中孤军奋战。有的记者，老母去世时，不能返国奔丧尽孝；儿女呱呱坠地时，正在异国地震现场。多少年、多少次，战争、政变、灾

情，我们的记者总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就是中国驻外记者忠诚于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高尚情操。作为一个中国同行，我每每为之感动和自豪。

虽然这 200 多万字的《文丛》很难囊括 50 年的世界巨变，但正像我们常说的那样，一滴水可折射太阳。透过这套《文丛》，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看到人类社会多姿多彩同时又多灾多难的生活画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50 岁生日之际，这套《文丛》作为中国驻外记者向祖国母亲的献礼，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还有 400 多天，我们将迈入新的世纪。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回首往昔，是为了更坚定地迈向未来。新的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的时代。我祝愿中国驻外记者同行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如既往地为讴歌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促进各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中国读者更广泛地了解世界，也为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写出更多更好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来。

1998 年 10 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郭超人	1
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		
赫鲁晓夫下台纪事	谢文清 杨福田	1
“八·一九”，难忘的日日夜夜	盛世良	12
莫斯科“五·一”流血冲突纪实	黄慧珠	22
震撼世界的俄罗斯“白宫”流血事件		
俄总统和议会之间的一场较量.....	胡汉英	28
一次事倍功半的解救人质行动		
俄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解救		
瑞典使馆人质行动纪实.....	张铁柱	36
柏林墙的开放和倒塌.....	王德峰	42
一场围绕驱逐记者的外交斗争		
记捷当局无理驱逐新华社记者.....	陆郝庆	51
从严重政治经济危机到全面混乱		
在阿尔巴尼亚武装骚乱的日子里	王洪起	56
保加利亚剧变后的杂记.....	吴锡俊	70
黑手党惨杀法尔科内大法官		
震惊世界的意大利卡帕奇惨案.....	黄昌瑞	81

“铁夫人”落泪

- 撒切尔夫人辞去英国首相 薛永兴 94
奥林匹克百年公园的大爆炸

发生在第 26 届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爆炸案	杨 明	103
泰国两次军事政变纪实	杨 木	114
阿基诺夫人执政期间的六次军事政变	翟树耀	124
采访汉城处理劫机事件谈判	钱文荣	132
血染金边采访路	朱昌都	137
伊朗大地震采访纪实	李红旗	145
一场特殊的军事政变		
海尔·塞拉西皇朝覆灭记	芮英杰	151
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	于小平	163
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	怀成波	172
追赶陨星		
采访以色列总理拉宾葬礼	王 岩	180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纪实	喻开元	189
美国巡航导弹空袭巴格达	李义昌 王秀纯	196
采访途中遭武装抢劫		
外国记者团在伊拉克遭劫	李义昌 王秀纯	202
利比里亚未遂政变采访记	孙宝玉	209
突尼斯的灭蝗战	阎世续	215
碧海丹心扬国威		
彻底粉碎美国制造的“银河号事件”	陈文如	219
喀麦隆流血政变采访记	欧玉成	234
采访发生军事政变的布基纳法索	杨永泉	241
鸟干达暴君阿明覆灭记	裴善勒	253

加勒比“导弹危机”始末	
美苏二十世纪最戏剧性冲突的目击记	庞炳庵 264
目击美军入侵巴拿马	胡泰然 278
布什在巴拿马受惊	王树柏 287
忆巴西蒙难与平托律师	王唯真 291
智利政变和记者的遭遇	沈家松 296
墨西哥城大地震目击记	蔡焰 马占成 311
遣返偷渡客	
飞机从墨西哥边城紧急起飞	富显成 316
采访被泥石流掩埋的哥伦比亚城镇	吴惠忠 325
血染安第斯山麓	
委内瑞拉未遂政变纪实	胡积康 332
新华社驻秘鲁利马分社被炸记	王权富 341
惊心动魄的秘鲁人质事件	陆在宽 346

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 *

赫鲁晓夫下台纪事

谢文清 杨福田

1964年10月中旬，莫斯科正值深秋时节。一场雨夹雪过后，气温骤然下降，景象萧索，寒气袭人。其时，这里发生了一桩震动世界政治舞台和舆论的事件——超级大国苏联的头号领导人赫鲁晓夫“因病辞职”了。

一

是月14日下午3时许，新华社莫斯科分社接到罗马尼亚《火花报》驻莫斯科记者孟田雅诺打来的电话。这位曾任该报驻北京的记者，在莫斯科同我们素有友谊的朋友语气肯定地告诉说：赫鲁晓夫已经辞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但他未能透露出这一新闻的具体来源。

如果当政11年之久的赫鲁晓夫下野属实，无疑是个人们未曾料到的重大突发事件。分社首席记者谢文清立即召集记者丁翔起、杨福田等研究这一消息的可靠性，同时告知我驻苏大使馆领导同志。大家立即汇集到分社研讨议论。

此前，分社同志在与其他国家驻莫斯科的同行以及苏联新闻界人士的交往中，无人预测或言及赫鲁晓夫会很快下台的问题。就在半年之前，赫鲁晓夫在他70岁生日（4月17日）之际，还兴致很高地接受了为表彰他的“政绩”而授予他的苏联英雄称号和勋章。显然他自己在当时也不会想到下台的厄运正在向他逼

近。直到前不久，媒体还报道了他的行踪。9月30日他离莫斯科到苏联南方度假。生性好动的他抵达黑海之滨距索契不远的皮聪大后并没有停止活动，从10月2日至13日其日程包括：参观两家国营企业，了解蛋类和禽肉的生产情况；分别接见日本议员和巴基斯坦议员；致电不结盟国家会议主席，表示希望会议取得成功；向在日本举行的第18届奥运会发贺电；同在空间轨道飞行的3名苏联宇航员通话，祝他们成功；会见法国负责核研究问题的国务部长，等等。

诚然，根据上述迹象，是难以断定赫鲁晓夫已确实下台的。于是大家分头去红场和苏联中央机关门前观察动静。虽然未发现明显的异常态势，但却看到傍晚时分红场东侧国营百货商店墙上挂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肖像旁，有人在搬梯子干活，这是平时未曾见过的情景。由于考虑到孟田雅诺此人一贯不随便说话，这次专门给分社来电话告知此事，所以我们特别重视。分析结果，大家认为此消息比较可靠。于是在下午5时左右给总社发电，说“据传，赫鲁晓夫已经辞职，但未得到官方证实。”

电报发出后，同志们继续讨论，就坐在分社接收塔斯社新闻稿的电传机旁吃晚饭，一边交谈，一边等待机器启动的声响。时针指到15日零点，“哒哒哒……”，打字键跳动了。塔斯社开始播发当天的第一条新闻：苏共中央10月14日举行的全会“满足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请求”。分社同志顿时放下了心，兴奋得一夜也未睡稳觉。而红场上赫鲁晓夫的肖像当夜就被取下来了。

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分别取代他的党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位的消息传出后，莫斯科依然是平静的，但街头行人的面部表情大都显得严肃。一些普通的苏联人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表露了他们的某些心态。一位出租汽车司机

说：“这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非常好的。他老了。现在他可以去钓鱼了。”一位打杂女工说：“我们不会生活得好些，也不会生活得坏些。这对我们来说完全一样。这是我管不着的事。这是‘他们的’事。”一位职员模样的人说：“他已经起了他的作用了。”一位学生说：“这真快……”

二

赫鲁晓夫真的是由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才下台的吗？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托词”。赫鲁晓夫给人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年事亦不算太高。他当政期间总是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一年要视察 10 来个州，而且差不多每年都要出国好几次。那么，赫鲁晓夫下台究竟意味着什么？西方国家新领导人大都是通过竞选，发表政纲上台，人们可据以进行分析。而在苏联，政治生活的透明度甚低，最高领导人更替，事先并无风声，新人上任，谁也很难一下子弄清其施政主张。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后，苏联的政治动向、方针、路线是否会发生本质性变化，这就成了分社难以回答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们翻阅了一些资料。从赫、勃两人以往的公开言论中，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明显的政见分歧。只是赫鲁晓夫常常口若悬河，哇哩哇啦爱讲话，在隆重的大会上做报告时，竟会在兴头上脱稿讲上 10 来分钟；而勃列日涅夫则比较口紧，不多说话。引人注意的倒是，10 月 15 日和 16 日《真理报》在报头两旁的“报耳朵”上，连续发表标语口号，强调坚持赫鲁晓夫执政时召开的几次苏共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决不动摇。我们花了 3 天时间，找出三、四条根据，以分社名义做了个初步判断：“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更换并不意味着政治路线的根本变化。”分社的结论性意见是“换汤不换药”，并在 10 月 18 日给总社发了报。使馆领导也

基本同意分社的判断。在分社发出这份电报后的第2天，勃列日涅夫在红场举行的欢迎“日出号”宇航员大会上讲得很明确：“我们党第20次、第21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我们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

没想到，20日突然接到总社有关领导同志署名发来的一份电报，指名要谢文清立即对赫鲁晓夫下台提出分析看法。于是乎，分社几位同志又忙活了起来。大家有些纳闷：两天前就发回了电报，明确阐述了分社对此事的看法，怎么总社又要求我们提出看法？经过两天的研讨，又增加一两条根据，向总社发了复电，看法仍然是“换汤不换药”。

据我们事后了解，之所以要谢文清对赫鲁晓夫下台和勃列日涅夫上台提出看法，是因为当时国内有关方面正在对此事进行研究，有一种看法认为苏联这时“汤要换，药也要换”，而且认为赫鲁晓夫是被我们党发表的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和我国爆炸的第一个原子弹轰下台的。这种看法与分社的判断针锋相对。但是后来知道，分社的稿件未被采用。

不久，周恩来总理在11月初以祝贺10月革命节（11月7日）为由，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访问，希望通过与苏联新领导的直接接触摸清情况。这当然是最权威的代表团，当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周总理抵莫斯科后，首先到大使馆听汇报，谢文清代表分社出席。会议开始后，代表团成员乔冠华同志建议“先听听新华社记者有何意见”。谢文清当时有些惊异，因为按常理应先由大使馆汇报，分社只宜作个补充发言，于是他说：“还是先听官方人士的汇报较好，记者和使馆的意见基本一致。”没想到，周总理同意由分社先汇报，这样谢文清就只好服从了。当开始发言时，记忆力惊人的周总理突然想起了8年前在波兰火车上听谢文清汇